李扬：寻找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合理路径

意见领袖丨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近年来，共同富裕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然而，由于参与讨论的人们或出发点不同，或强调重点有别，或秉持立场相异，对于这一关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且政策性极强的重大问题，各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壹

2021 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结束了这种各持一词的混乱局面，为共同富裕确定了明确的遵循。其要点有三：其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其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存在不可颠倒的逻辑次序：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增大共同财富，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在这里，设定合理的分配制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是切好分好蛋糕的前提条件。其三，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在明确的战略指引下，制定完备系统的实施方案，稳步朝着最终目标迈进，任何可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把系统目标碎片化、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的做法都贻害无穷。

早在 2021 年 11 月 24 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长文《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现路径进行了全面

https://www.yunbaogao.cn

阐述。文章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位置上。”这就告诉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但是，进入新发展阶段之后，由于“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追求共同富裕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通过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共同艰苦奋斗促进共同富裕，必须最为广泛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段话指出了共同富裕的精髓，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劳动第一的立场，这就是：共同富裕以共同奋斗、勤勉劳动和共同创造为必要前提，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激励相容的机制，依托它，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这样的社会过程，最广泛和最大程度地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让劳动者的多数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为共同富裕贡献力量。在进行了这些深刻的理论阐述之后，文章尖锐地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避免掉入福利主义陷阱”。这里的两个“不搞”，给出了明白无误的政策指向，即：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能通过非经济的甚至是暴力的途径实现，而且，必须同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平均主义”流弊和在西方国家流行的“福利主义”传承严格划清界限。

我认为，这两份重要文件，全面、系统且无歧义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现路径。

https://www.yunbaogao.cn

贰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找到适当的抓手。我以为，那些承载着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创造收入的小微企业、农村合作组织以及方兴未艾的“零工经济”等，正是这样的抓手，这意味着，扎扎实实支持这些经济主体的发展，为“就业优先”国策贡献力量，为尽可能多的人口创造能够通过自身诚实劳动致富的机会，应是助力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分析我国目前的就业格局，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从近年的情况看，我国就业的总体状况十分良好，但是，在结构层面，则出现了若干不容忽视的新情况。

以 2021 年前三季度为例。虽然我国总就业人口中，16~60 岁人口的失业率不到 5%，但分年龄段看，16~24 岁群组的失业率为 15.4%，而 20~24 岁群组的失业率更高达 20%以上。这说明，中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无需赘言，总人口中青年人失业率畸高，其可能涉及的范围就

https://www.yunbaogao.cn

远不止失业了。我国就业领域的另一突出问题是，创业对就业的边际带动能力日渐趋弱——平均每新增一个市场主体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从2015 年的 0.9 个，持续下降到 2020 年不足 0.5 个。换言之，市场主体增加较快较多但新增就业相对较少，是我国创业和就业市场上的又一结构性问题。

进一步分析市场主体的结构，有助于认识真正的问题所在。截至 2021 年 2 月底，我国共有在业/存续的市场主体 1.44 亿家，其中，企业 4457.2 万家（其中大企业 18.5 万家），个体工商户 9604.6 万家。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主体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以，就业政策的重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必须放在这 1 亿多个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

需要重新认识小企业的关键作用。目前，与中小企业相关的“五六七八九”的概括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为何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小企业的发展总是摆不到重要位置？这中间当然有理念上的问题，甚至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对小企业作用认识不足的问题。

在多数人看来，虽然小企业不可或缺，但是，站在社会总体的角度，它们只是配角，充其量只是大企业的补充，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还是大企业。这种认识有误，准确说，这是一种基于传统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发展理念，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之后，这种认识已经落伍了。

重新认识小企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可替代且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第一，小企业本就是就业主体。这一点应无歧义。第二，小企业是创新主体。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充分。应当看到，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大企业一般都不会积极参与其间。因为，创新意味着要打破它们的“舒适圈”，意味着要打破由它们自身建立的秩序，意味着要废止由它们自己设立的条条框框，意味着要重组其自身在其中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产业体系，在财务上，则意味着可能要处理大量的与旧技术和旧工艺相关联的沉没成本，等等。小企业则不然，它们欢迎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因为它们不怕打破“坛坛罐罐”，它们只有对未来美好的期望和超越现状的激情。所以，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大都产生自小企业。

实践上，小企业的发展方向大致有三：一个方向是成长为大企业，从中很可能会成长出大量高新科技企业甚至所谓“独角兽”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不久前设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直接就把自己的服务对象定位在“专精特新”小企业上。第二个方向便是融入现有的社会分工体系，以大企业为核心，以服务大企业为基本功能，成为大企业的合同商和配套机构。二战后的日本和上世纪我国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遍布着此类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环绕着少数大企业而设立，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企业群体，并沿着产业链，依托层层相扣的供求契约，发展起供应链金融或产业金融来。第三个方向是相对独立地生存和发展，并依托日益发达的各种平台、网络、中介、通道等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日益发达的社会化经济体

https://www.yunbaogao.cn

系不可或缺的节点。我们发现，现实中，这种与现有大企业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统属”关系的小微企业，其数目呈几何级数增长。

叁

承载着中低阶层人群就业机会的经济机制，不止是小微企业。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就业者选择了“灵活就业”，并促成了“零工经济”长足发展。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以服务化、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为基本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这次工业革命和以前数次工业革命都不一样，它是高度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因此，在重组社会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其基本倾向是去中心化。在这种趋势下，企业的形态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企业的规模会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在小企业之外，出现了一些并不确定地隶属某一具体企业的“打零工者”，而且其规模急剧增长。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公布

数据，2020 年，我国“灵活就业”之从业人员的规模已经达到 2 亿人。

零工经济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外卖、快递等体力劳动，也包括借助线上平台远程开展业务和交付的工作，如线上法律和金融咨询的专业化服务、创意和多媒体服务、线上营销支持、软件和技术开发、写作与翻译等。简言之，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是灵活就业的主力军。

很多被工业化时代之旧观念禁锢的研究者，习惯于将人们从事零工经济视为“临时性的”、是“走向正式就业之前的过渡阶段”。这看漏了零工经济作为最现代、最前沿的科学技术之产物的本质，看漏了它们具有冲击现行产业、企业格局的强大潜力，看漏了零工经济作为现代化最新发展的社会组织形态的节点的重要地位。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大约 70%的自由职业者是“自愿”打零工，而且，与传统行业的人群相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似乎更为满意”。在当今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中，有 10%到 15%的适龄工作人口通过打零工谋生，还有 10%到 15%的人把打零工作为主业之外的副业。

对于这种现象，国际社会早有研究。2019 年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研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6778